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總纂委員會編

文海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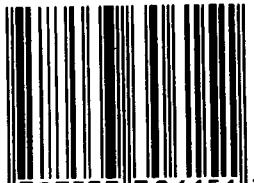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六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 36/09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六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187×1992 毫米 16 開本 51.375 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三六八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歷代古文國璋集一百四十一卷(存一百三十九卷)(三)

〔明〕方岳貢評選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七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獻年淮夷雅表

柳宗元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奉十有四年聖恩

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戒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  
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  
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陟仲興之  
德推授千古無所與讓因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

古文國璋集卷之十七

一唐文卷十七

得備戎行致死命况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

伏見周宜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太子後罕及然徵于  
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春

高韓奕蒸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荆江漢  
常武鑑鉤炳耀蠭人耳目故宜王之形容與其輔佐  
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  
自卽位以來平夏州夷効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  
鋒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

歷代古文國璋集一百四十

一卷(存一百三十九卷)

(三)

〔明〕方岳貢評選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國璋集六  
十一卷》提要

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

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謹言。

子厚諸雅如金人屹立。巖巖龍鱗可與李華諸頌。  
竝爲一代樂府。

段太尉遇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  
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羈。邠  
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  
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廉。輒奮擊折人手足。椎篋隔  
音。寃。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  
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  
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  
悟。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

古文國學集

卷之十七

三 唐文卷七

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冠冕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  
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  
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旣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  
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大尉刃卒。取  
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譖。盡甲  
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  
晉。備結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  
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

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柰何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寃名。軍幕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脯食。請假設草具。既

食。曰。吾疾作。願畱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日暮。晞叩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謀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謀。謀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與來庭中。太尉太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

水洗去血。製裳衣。摩挲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責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寄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謀。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瘠。人且飢死。而必得殺。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爲人。倣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有善。殺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耶。謀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古文國璫集

徵武。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憤勿納。及逼。泚圖數大綏三百死。太尉塔常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罪謝。因處。撫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壞木上。泚反。太尉終更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對識真存。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啟

柳宗元

寄許京兆孟容書

柳宗元

某啟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雖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擣流言者有所間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薦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固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不宣

古文圖書集

卷之十七

六 唐文卷十七

惠於鵬鵠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閉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謗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瀆陳臂不勝戰越不宜

壯得士之榮殊足慕樂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憚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魄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瘦瘠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未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覩善始奇其能謂古文圖書集

卷之十七

七 唐文卷十七

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慙懼鬼屬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厄塞艱兀事既壅隔狠忤貴近狂躁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讐以此大罪之外訛訶萬端旁午搆扇便爲敵讐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

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登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入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井常之罪。君夷獠之鄉。卑濕骨霧。恐一日墮委溝壑。曠隆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勞勞孤立。未有

哇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肅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歸。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酸。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不思多詣。

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牙立拂。奠傾。無後繼者。慄慄然。歎歎。惕惕恐。此事便已。推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昔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謙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間。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恨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闔門四。士女遍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醫夏。

古文國璋集

九唐文卷十七

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姪。娶孤女。云。嬪婦翁者。然賴富。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訴。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賈金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虧。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刺通據易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锧。終取清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震

捐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

宗此皆壞偉博識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恆快淟

濱下才末伎又豈恐懼病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

人愈踰澗澗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

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

雖欲秉筆麗綵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

時讀書自以下至瓶滯今皆頹然無復省錄每讀古

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

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

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

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墳域

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

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

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

此書本源太史公而其抑壯悲慨更爲深至非其

幽愁放廢又何以激發而爲此哉

### 與楊京兆愚書

柳宗元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夾人役人胡要逐命奉敷謗壯

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廷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

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刺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

爲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

實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踊躍敬惧類當時

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

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

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

古文圖書集卷之十七

子唐文卷十七

古文圖書集卷之十七

士唐文卷十七

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間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學析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体土搆木而致之蠟廟之上。蒙以絞冕。翼以徒練。趋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古文圖鑑集 卷之十七

主 唐文卷十七

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闇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慕我哉。茲弗吾事。三間也。長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莫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

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夫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古文圖鑑集 卷之十七

主 唐文卷十七

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與西漢之文章。自與之言。因爲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鑄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

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與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文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

古文國華集

卷之十七

南唐文卷十七

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霍霧填胸。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歎氣震怖。撫心按膺。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冗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洋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寃哉。中心之惄惄。尊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

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憊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子然。

古文國華集

卷之十七

南唐文卷十七

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所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間。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夫且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頰。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

宗元再拜。

中間論人才虛實處可補人物志所未備

與蕭翰林俛書

柳宗元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統就不少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二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起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妬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鬱鬱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離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

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  
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  
慣習炎毒。昏眊重體。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  
中體。則肌革慘慘。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  
候意。繢布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鵠舌。咤譟。今。  
聽之。恍然不悟。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  
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坦然駭。  
之。出門見遼州簡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枝。而後興。自。  
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真爲一。  
古文國粹集

卷之十七

大廣文卷十七

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  
復。益喜曰。差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  
用是更樂。瘡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典。  
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  
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  
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  
何恨。獨喜恩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  
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寧。  
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

比必當時  
人爲相  
前人爲  
之制  
人爲相  
前人爲  
之制

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  
餘潤。雖朽折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  
物。一釋廢銅。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  
收召冤鬼。買土一邱。爲耕甿。朝夕訶謹。使成文章。庶。  
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官。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  
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  
焉。宗元再拜。

此子厚所謂芝菌者也

古文國粹集

卷之十七

大廣文

與李翰林建書

柳宗元

杓直足下。州傳遠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達者。間人足音。則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病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顛。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因

古文圖書集

卷之十七

唐文卷十七

郎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峰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虱含怒。窮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晉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虱含怒。窮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晉

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有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椎傷之餘氣力。可想而知。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慄。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候。亦甘如饴矣。足

古文圖書集

卷之十七

唐文卷十七

下言已白常州。儻僕。僕並取東人待常州。那若東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慰勿忘。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書。白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遵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廢殘頹鄙。不死。

述南方流人之苦。備極悲楚。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自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遂不肖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

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捨下崔浩沽其直以聞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惡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古文國華集卷之十七

唐文卷十七

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嘗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智而猶臚於此今學如退之眸如退之好善論如

與史官韓愈書

柳宗元

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觀退之諫佛骨之表。諭庭奏之辨。必非怯于禍而  
不爲者。但以史楮紛雜。難于綜理。故解設而爲是  
言。而子厚折之。可謂當其理矣。

退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卽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假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寶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奇。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爲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

宜不苟過日。特昔與張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腐銅。遭瘴癟。蘿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微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盡容貌。今孤囚蠶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退事有狀。

子厚雅慕名節。不幸失身。故于太尉每舉。舉也。